

文物里的中国式爱情： 这个七夕，看古人如何爱



接吻俑 合江县汉代画像石棺博物馆藏



鸟首金钗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藏



扫码看视频



西汉青铜合卺杯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



“君生我未生”诗文壶 长沙博物馆藏

七夕到了。

今天的人把它过成“中国情人节”，送花、送礼物、发朋友圈。牛郎织女双星如何演变成爱情故事，“乞巧节”又如何变为情人节，这个过程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“爱”这件事，古人比我们想象中更会。

一把角梳

福州博物馆有两把半月形牛角梳，长7.2厘米，高3.8厘米，比成年人的手指长不了多少。梳背上包着金片，金片上刻着字。

这两把梳子出土于茶园山一座南宋古墓中。棺槨打开，两把包金角梳出现在女主人身边。据考古专家考证，男墓主是一位三品以上的高级武官，死于1235年蒙古大规模攻击南宋的西线战场，女墓主应是他的妻子。墓内尸身历经七百多年依然保存完好。而那两把梳子，在女墓主身边躺了将近八百年。

在中国古代，男子送女子梳子，代表一辈子要纠缠到老、结发的意思。这两把梳子是否是将军送给夫人定情之物，不得而知，但这肯定是她的心爱之物，而在将军出征的日子里，每一次对镜梳妆，她一定会想起两人的甜蜜时光。

只是，后来将军没回来，但两把梳子替他在她身边，待了七百多年。

两个吻

1987年，四川合江县城郊锻造厂出土了一件东汉红陶俑，高只有10厘米，它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。

陶俑是一对身着汉代服饰的男女，相对跪坐，双手相执，双唇相触。男俑高帽长袖，右手搭在女俑肩上，左手抚摸着女俑的脸颊；女俑侧着头，含情脉脉地接受亲吻。那个“摸脸杀”，像极了短剧里的霸道总裁。

央视纪录片《我从汉朝来》给它取名“东汉接吻俑”。两千年前，这两个不知名的年轻人，在死后依然保持着生前最亲密的一瞬。他们是谁，没人知道；没留下名字，没留下故事。但两千年前的那个吻，被一个匠人看见了，捏了出来，烧成了陶，埋进了土里。

2017年，苏州虎丘路一个大型东吴吴家族墓里，出土了一枚鸟首金钗，长25厘米，重25.5克，是目前发现的最为精致的东吴金器。

金钗最别致的地方是：两只鸟儿短喙相吻，头颈弯曲，恰好组成一个完整的“心”形。同墓还出土了比翼鸟、交颈鸟造型的金质串饰和金指环——全是跟“爱情”有关的意象。

有人认为，这座家族墓紧邻的1号主墓，极可能就是孙策墓。2号墓主是一位年龄不超过25岁的年轻女子，可能是大乔。是不是他们，自有专家考证，但这枚金钗留下来了。一千八百年后，那颗黄金打成的“心”，依然澄澈如初。

数百年“重圆”

“破镜重圆”不止是一个成语。唐代孟棻《本事诗·情感》记载，南朝陈末，驸马徐德言与妻子乐昌公主各执半镜，约定来日相认。这个故事传了一千多年，但“破镜重圆”的实物，直到上世纪才真正现世。

1985年，武汉市洪山区黄家湾发现一座明代夫妻合葬墓。东侧墓穴墓主人头部清理出半片残镜，西侧墓穴也发现半片。两片拼在一起，严丝合缝，竟是一面完整的青铜弦纹镜。墓主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六世孙、镇国中尉朱显弼及其妻赵氏。两块半镜，一块放在男主人头部左侧，一块放在女主人头部右侧。铜镜被人为折断，一半随先逝者入土，一半等配偶离世时合葬。考古专家说，这叫“破镜重圆”，寓意夫妇来世再续前缘。

不只这一例。1956年，湖北鄂州华容镇两座相距约10米的宋代夫妻墓中，也各出土了半块古铜镜。宋代到明代，几百年间，一代又一代人做同一件事，把镜子掰成两半，一半放我身边，一半放你身边，等有一天，再拼上。

遗憾

不是所有的爱情都是完美的。也有遗憾。

长沙博物馆有一把“君生我未生”诗文壶，高18.5厘米，1982年出土于长沙望城铜官窑窑址。壶身用褐彩写了

一首诗：“君生我未生，我生君已老。君恨我生迟，我恨君生早。”

二十个字，直白得像大白话。

长沙窑是唐代民间瓷窑，创烧于安史之乱后。这是中国最早在瓷器上装饰诗文的窑口。目前发现的长沙窑题诗有一百多首，主题涵盖爱情、商贾、边塞、山水等世俗生活场景，许多都不见于《全唐诗》。

写这首诗的人是谁？不知道。长沙博物馆的说明里说，这首诗“可以是男女之爱，也可以是忘年之交”，但无论怎么解读，“读之令人垂泪”。那个连名字都没留下的人，把一段说不出的遗憾，烧进了瓷釉里。

2006年，湖北钟祥明代郢靖王墓出土了一件元青花四爱图梅瓶。瓶身画着王羲之爱兰、陶渊明爱菊、周敦颐爱莲、林和靖爱梅鹤。

墓主郢靖王朱栋是朱元璋第二十三子，27岁就死了。王妃郭氏是明朝开国功臣郭英的女儿。丈夫走后，她说了一番话，被记在《兴都志》里：“贤王舍我以去，我寡而无子，尚谁恃邪？自幼嫔贤王侍如宾友，今安忍独生乎！乃整妆对镜，自写其容付，谨密宫人掌之。云：候诸女长成识母之遗容也，遂自尽。”这件梅瓶陪她一起埋进了丈夫的墓里。

1968年，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中，出土了一件青铜合卺杯。杯子是两个高足铜杯连在一起，中间一只朱雀衔环，通体错金，镶嵌绿松石。两个杯身上，一共嵌了大小圆形和心形绿松石二十六颗。合卺杯，就是古代婚礼上喝交杯酒的专用杯子。

这就是刘胜和窦绾的结婚纪念物。他们生前喝过交杯酒，死后埋进同一个墓穴。两千年了，那对连体的杯子还在，杯身上的绿松石一颗没掉。

七件文物，七种爱的表达。这些东西全是每天要用到的东西，古人把爱意藏进日常里，用着它、摸着它，就想起那个人。

东西在，人就在。这就是文物留给我们的，不是死物，是活过的人留下的证据。

扬子晚报/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综合报道

一方鸳侣印 一段爱情佳话

鉴赏书画古籍，印章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。在种类繁多的古籍藏书印章中，藏着一段段爱情佳话的鸳侣印别有一番趣味。

藏书印起什么作用？南京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韩超介绍，在过去，因书籍生产难度较高，藏书被视作一种重要的家庭财产，盖藏书印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说明这本书的主人是谁，“也起到防盗的作用”。当书籍成为了文物，经过名家鉴定盖上的印章则成为了这本书的信誉保障，同时也为书籍增加了艺术欣赏性。

“鸳侣”就是夫妻，“藏书是一种重要的家庭财产，鸳侣印就是夫妻共有财产很好的证明，就像现在买房子会写夫妻二人名字一样，有雅趣的文人会在书上盖这样的印章，为了说明这是我们夫妻两人共有的书。”这种印章分成两种形式，一种是夫妻各自钤印，第二种是取各自名号入印。夫妻各自钤印的鸳侣印中，比较有名的是严元照和张秋月的印章，严元照是清乾嘉时期著名学者、版本目录学家，平生藏书颇丰，张秋月是严元照的姬妾，字香修，她是严元照的得力助手与合作伙伴，于藏书一门亦颇有心得，严元照曾说过：“他日予名氏不即毁灭，庶亦有人知香修耳。”其藏书中，经常可以看到张秋月的印章，这是严元照对张秋月深厚感情的见证。

取各自名号入印的典型代表是张蓉镜与姚婉真的藏书印“双笑阁”，张蓉镜是清代藏书家，字芙川，妻子姚婉真号芙初女史，夫妻二人各取一个芙字组成了“双笑阁”，以此作印。还有一个夫妻二人合字作印的美谈是革命夫妻瞿秋白与杨之华，两人常常合用一枚印章，印文是“秋之白华”。

此类鸳侣印在古籍中还有很多，比如“陶兰泉恽兰友夫妇同赏”印章，“易均室万灵蕤夫妇寓赏”印章，“稚柳佩秋夫妇同真赏”等。令韩超印象颇深的一枚鸳侣印是“福山王崇烈南皮张蔚夫妇同藏”印，“这枚印章刻的则是对逝去妻子的思念。”王崇烈，字汉辅，他是清末著名金石学家，甲骨文发现者王懿荣的次子，这枚印章有一个边款，写了制作印章的背景，大致意思是汉辅丧妻第二年，从福山返回京城居所，清理亡妻遗留的妆奁，回想起二人收藏古籍文物的美好往事，于是嘱托绍宪去黟县请黄牧甫篆刻印章，用以纪念这件风雅往事，这一枚小小的印章中能感受到王崇烈对妻子的爱与思念。

“每一本古籍都不是一本冷冰冰的书。”韩超表示，“藏书印不仅能考证生平，从中我们也能体会到藏家的情感与经历，这也是古籍生命力的一种生动写照。”

扬子晚报/紫牛新闻记者 沈昭



陶兰泉恽兰友夫妇同赏印